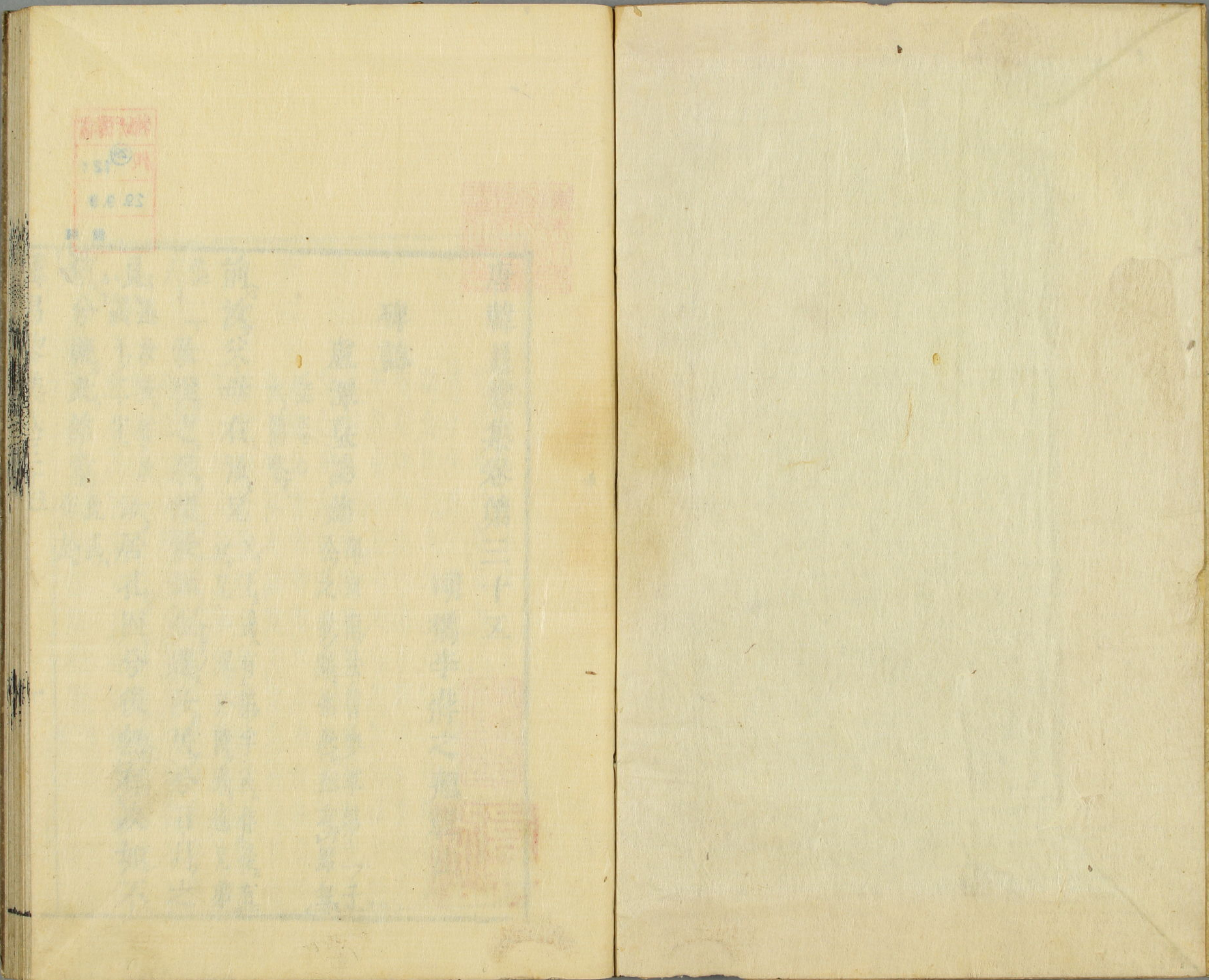


紅印
121
1802

紅印

紅印



特研圖書

No. 29 121

29. 9. 9

教

~16
4035-
16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五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碑誌

盧渾墓誌銘

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一子公之妻弟也然此有銘無

誌焉。大簡略。

前汝父母右汝兄

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渾於陵弟也兄弟

人。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今日月之

良。遷汝或作汝。汝居孔固。後無有殃如不

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五

一



<99-132>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韓氏自魏安定桓王茂又下

世孫為虜素嘗為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為武昌令贈尚書右僕射次少卿太白云感槩重諾成於節義者是也次雲卿禮部侍郎公為科手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即雲卿也季紳卿涇陽令嘗為揚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介紳卿之子也俞翁雲卿之子也岌紳卿之子也岌為號州司戶致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為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各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為岌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

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岌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

方長或作刺或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

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

事故宰相崔圓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

本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太言曰請舉公過

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此或無復字圓驚

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

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
 萬君諱歲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
 官各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一無而強老二三
 字或以為脫
三語孰甚生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
平已具見於此
 年五十七元或娶京兆田氏女或無男曰家
 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初君樂號之士田
 中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
 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墓下或
 有于字
 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材或作財按此句蓋
 未詳當有脫誤
 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
 張徹墓

誌皆以俞為開封尉唐宰相
 表以俞為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復
 出好字尚書禮
 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
 娶趙氏生二女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
 二女長嫁周況次嫁張
徹三男無競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
啓餘州來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

父弟愈於時為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按公父仲卿與開封之

其拏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

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于或作於或無複出況字○元和元年況

會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

時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

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

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作病塋長安城南鳳栖原

其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父下或有弟字非是按儀禮喪

服篇有族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為族祖父其孫為族父其曾孫為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祖父其孫為從祖父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號州皆為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為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為脫一祖字或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從諸本去弟字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上失字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公為袁州日一姪湘滂皆從之滂成于袁州故云權

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雞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滂九世祖也
 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
 歿有子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季友一
 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
 父起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
 式或無復出老成字或無某字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
 子百川早歿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
 或無滂清明遜餘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
 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
 日諷韓語蓋本此洪譜以為作文蓋不致此

而誤改兼下文復有為文下為文詞一且奇偉
 辭字亦不應重複如此也
 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字
 無人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
 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輩來見
 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或無文
 詞下或既數月得疾以歿年十九矣或或作有於字
 貞元十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卒○滂八年生
 也既斂七日權葬宣春郭南一里或無字嗚呼
 其可惜也已也一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歿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歿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挈壙銘

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作上意出為潮州女挈道歿商南層峰驛瘞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刺袁州明年九月名為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發其柩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茅坤曰女挈無他行獨因隨昌黎赴貶所病歿而昌黎墓寫其情可泫

女挈女加女書一切韓愈退之弟凶女也惠而早歿

愈之為少秋官

為少或作少為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公為刑部侍郎

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賊可一掃刮絕去不宐使爛漫天子謂其

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

梁下或無武字

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

或無字女挈年十二病

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

病或作疾或作無疾字

又與

致送道撼頓失食飲節歿于商南層峰驛即

瘞道南山下

又或作父層峰或作密

三年愈為京兆始

令子第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
之河陽韓氏墓京兆下或有尹字墓上或有而字女挈
歿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字其發而
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墓在十一月
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銘辭特簡盡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

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
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季為公妻高平
君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
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
女生三女三男及苗夫人志夫人最長法曹
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復宰相
休憬曾姪孫出郟氏按郟綺戟反俗郟字與
郟氏相亂今流俗郟起
字多作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
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
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
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
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婉婉有儀柔靜以和
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或

乳母墓銘

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唐制義服有為乳母報者其服總麻然墓乳母且為之銘者則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

李下或號正真入韓氏乳其

兒愈

入或作為下

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

或云大曆三年公生區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然趙叔之十一

年為歲一周年則十二月為月之一周也未再

周月特謂未兩歲耳但公祭嫂鄭夫人又云

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是又雖李憐不忍棄去

入三歲而未及兩周月也李憐不忍棄去

有氏字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

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為御史國子博

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一男五

女見下或有其字徐下或時節慶賀輒率婦

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

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卒

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

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語或作誌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五終

韓昌黎集卷三十五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六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雜文

瘞硯銘

銘或作文○瘞硯事亦奇絕與晉僧智永有舊筆頭數石瘞之號退筆冢唐劉蛻為文不忍棄其草裹而封之為作文冢銘相類此皆好筆者所為也

隴西李觀元實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實皆貞

元八年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寤泰未嘗廢

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

褒谷役者劉胤誤鑿之地毀焉谷下或有間字○褒谷在漢中褒城出連雲棧直抵鳳縣斜谷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諸葛亮出斜谷取郿即此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灰類全斯用斯或作毀不忍棄期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視乎視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舊史則從而為之言戲不近人情文章之甚然總者是有譽之者如柳子厚稱以

為怪既書其後又答揚誨之書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侏云云又李肇國史補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是也翹以為此毀譽皆太過毛穎傳特滑稽之雄具見作者巧心爾國朝徐常吉所輯有諧史一書大槩盡此類也洪慶善曰退之毛穎傳予以為子虛烏有之比其流也於莊周寓言王慎中曰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論尤高古茅坤曰摹寫工極郭正域曰此不直戲文蓋戲史矣

毛穎者中山人也

中山國名今北直隸定州

其先明跡

與

視同○禮記兔曰明跡

佐禹治東方土

有養萬物有功

因卦於卯地處為十二神

治或作理土或作

周書注曰土能吐生又百穀義取此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為下文卦於卯地處為十二神而言也然兔於卯皆不屬土與或所引孔說不合入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洽東方為句諱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此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此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取據也若作洽東方土而自為一句但以平水土而高則於諱勢無關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養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從諸本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先闕之以俟知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當世而生明跡八世孫翫翫與

奴鈎切○爾雅兔子雌郭注俗呼曰兔論衡兔種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各曰兔音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

使物竊怕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

云怕娥事見淮南子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

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鶴謀而殺之臨其

家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號而無日字戰國策作逸音後鵲或作從字林

從音鵲○說文號狡兔也搏物志秦始皇時

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色左右庶長與

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或無右字非是

○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

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

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

乎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

止居古牙音通髦資與居書吐亦然今北

人節猶謂毛為謨公作董生詩谷與書漁吐

皆可證也跌音夫○古者簡牘畫以鈿製至

秦蒙恬始製筆然按之崔豹古今注蒙恬造

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皮為被其時未

會用兔毫也退之豈更有所遂獵圍毛氏之

族衣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

而加束縛焉豪或作毫非是下之毫同秦皇帝使恬賜之

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日見親

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

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

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

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

令高下及國人無不變重皇上或有始字相

高為中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

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有後字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

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

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

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

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

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

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鹿絳州貢墨

會稽貢紙

上名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

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

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

摹或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髮不任吾用吾

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君今君或作非是

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名歸封邑終于

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

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

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見左氏傳二十四

文王第九子封毛，戰國時有毛公毛遂。毛公稱毛伯以國為氏，趙人遂亦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

子孫最為蕃昌。或為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

而非其罪。孔子作春秋，及蒙將軍拔中山之

豪。見前。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之。世遂有名而

姬姓之毛無聞。賴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

秦之滅諸侯，賴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

秦真少恩哉。翹按清異錄：趙光逢薄遊湘漢，濯足谿上，有方磚類碑，上題

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髡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甄後積土如蓋，微

有苔蘚，蓋好筆者，蓬筆所在，可見毛穎且又有人為之題墓，退之立傳固無足異矣。

下邳侯華華傳

此傳朱子刪去而止在。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話錄謂華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偽，然本也。文粹皆錄洪慶善謂始錄於歐公，非也。

送窮文

嘗按文宗備問云：額頊高辛時為窮子，其後正月晦，焚宮中，送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焚衣，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退之所作送窮文，特本於此。宋晁無咎乃取之入續

楚辭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
 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譎彼窮我者車
 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
 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
 義焉○晁太史取此入楚辭亦甚孟
 浪大抵謂托名假義即卜居漁父之
 比乎宋祁曰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
 穎傳等諸篇皆古人之意思未到可以
 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
 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
 子雲逐貧賦然文潛過逐貧矣太槩
 擬前人之文章如子雲解嘲擬東方答
 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
 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不得為文章
 之美也郭正域曰上宰相書鳴之靴
 跛而不得進學解托之門徒而不暢
 此又質諸鬼神矣善
 寫悲憤可以怨者也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椀作

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糒奴星或作有複出星字

糗救二切糒之良切○星退之奴名也糗熬米爾雅云麥也周禮糗餌粉食糒糧也牛

繫軌下引帆上橈句言車下句言船也選萬

里連穉三揖窳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

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

時良利行四方月下或無矣子飯一孟子噉

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

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

於行乎

彌音霍又廓郭三音。彌張弩也。

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若歛嘍嘍毛髮盡堅竦肩縮頸

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於求切。嚶於耕切。郭

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

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

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

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壑暮

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

必夫子信讓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

船鼻嗅臭香糗糝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

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

狀既露敢不迴避

迴或作曲。○茅坤曰：一主人應之曰子以吾

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

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者皆子之志也

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三其非是換力締切言或作貌

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

忍害傷

名上或有一字

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

扶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

挾於決切○摘發也挾出也

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

施祗以自嬉

日文上或有一名字

又其次曰命窮影與

形殊面醜心妍利居歛後責在人先又其次

曰交窮磨肌戛骨此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

離窻

茅坤曰都將許多好處作不好說其凡實見得自家所守者堅因此而窻

此不鬼為吾不患飢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

我迷人莫能閒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

苟驅去復還

營蠅聲訛營營青蠅魏王思性急營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復來思怒逐蠅不
得還乃取筆擲地言未畢不鬼相與張眼吐

舌跳跟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先寫聞後

寫見皆人難

難者筆力處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

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

淮南子人不小學不

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

又小黠太癡三國志自有一全文 人生一世

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

心不同惟垂於時乃與天通惟或作鍾非是

語頭都實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鍾是占地步飲於肥甘慕

彼糠麩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鍾遭斥逐不忍

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

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

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辰成式作留

窮詞唐子西作留窮詩一者皆祖公之意而

爲之然成式後

又作送窮詞焉

鱷魚文

鱷或作鰐上或有祭字○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占公念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授

水也數而視之其有暴風震雷起於

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

鱷魚之暴者此也至宋陳文惠公堯

佐通判潮州惡谿復有鱷魚不可近

堯佐命吏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

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論

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鍾異其

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

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按朱居靖

秀水閉居錄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

目鬣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

鈞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

以屏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異物志

鱷魚齒如刀鋸大者長二三丈四足

似守宮一統志鱷溪在潮州府城東

人害鹿行崖上鱷魚吼鹿大怖落崖
鱷即蠶食也。嚴辭正義筆力邁甄其
高處已過左國下者亦不失為漢魏
也。姜寶曰此文如問罪之師正正堂
堂之陣能令反側子心寒膽慄。林希
元日與商盤周詰相表裏或謂唐文
之下於漢以此較觀未然。郭正域曰
韓公前身從神道中來其精神通鬼
神而走風雷。附錄陳堯佐戮鱷魚
文。已亥歲子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
堂作招韓辭載鱷魚事以旌之於後
又圖其魚為之讚。此好事者即以授
乏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為妄也
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疏
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
浹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不能救
洄中流則食之無餘子聞而傷之且
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

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
如也。鱷魚何怪焉而肆毒淫虐之如
是。是不可不為思也。郡吏李公詒縣
吏楊助弩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
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
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謂不然。復之
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
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不踰
也。鱷魚恃遠與險毒茲民物律殺人
者。歿今魚之食人又何如焉。昔昌黎
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之。是則鱷魚
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遂之。始行焉必
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
躬與鱷魚決。一吏既往。即以言告
之。且曰觸吾網輒止。伏不能舉。蹊是
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絨
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
郡聞之。悉曰是必矣也。安有食人之

與形越數丈而籠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則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降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能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於民公之令嚴于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刑焉子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名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曰水之怪則曰惡今魚之怪則曰鱷分二者之異不可度分張氏之子年左弱今尾之食也胡為虐分笑笑母氏俾何說分予實命吏顏斯作分害而弗去道將索今夙夜思之哀民瘼分起起二吏行斯恪分矯矯巨尾迎而博分獲而獻之俾入樂分鳴鼓名分獻春而斯分而今

而後津其麻分

維年月日

武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潮州刺史韓愈

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

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管先王既有天下

剡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

驅而出之四海之外

列新書作迥或云音力制切罔或作網或作綱

也莊子冬則擲鼈於江注刺也○茅坤曰正議發端便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弃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

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
 其所或無後王二字或無蠻字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無潮湖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詞義凜凜先歸今天子嗣唐位神聖
 罪後王以服其心慈武子今字或在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
 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
 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
 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潮州為揚州之境○鱷魚雜處此土句一刺史受篇綱領郭正域曰對鬼神語有斤兩

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
 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
 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睥何版切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或云恐此有脫誤疑當云睥然不夫據谿潭食民畜云云翹則以為其文累無可疑按谿潭水深處鱷魚之窟宅也使其潛伏以自安於此安也乃據處水淮食民畜此正其不安谿潭耳亢拒或無亢字○左傳其目注睥目出貌漢書上黨少豪俊易
 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長
 他覲覲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心或作身中身也禮曰文子其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注身也按一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為近

故从之似悉梳切胡典切或校作睨睨窮視兒雖莊子有睨然在微繼之中恐當作睨為是邪或作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心恐懼貌睨小目貌

更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郤實曰有此句

鑽日每稱天子之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命其尊嚴命有體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

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

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

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

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

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

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姜寶曰此又於其南徙

且假以時日使之於海使之知所趨避而

固不少負之人亦將俛首聽命矣裴晉公謂處

置得定能服其心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

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

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而為或無而字○至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

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或無吏字○

絕似司馬相樓助日一結

如論巴蜀文韋昌黎集卷之三十六

十四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六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七

明樵李蔣之翹輯注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
 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
 度管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
 公行狀

題中或無支度二字。公嘗
 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

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為之其增修者不一爾司馬溫公皮異以為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筆力點次無一處不諫宥道逸謔謔如畫故昔人讀太史公傳記謂如與其從游而深交之者此退之與晉真唐順之曰此文叙事全然是學左氏然董公文頓挫權公文調勻各一體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

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有皇

任開州新浦縣主簿九字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

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

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既以字○至德元載十月肅宗

幸原州名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

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

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

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

侍御史貞元二十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

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

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
 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
 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
 史賜紫金魚袋為酒判官紇下沒切亦作醜
 回紇古匈奴也
 大曆四年又月兵部侍郎李涵持節
 送崇徽公主如回紇奏晉為判官
 回紇之
 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
 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取
 紇之取字一作假市字絕句或以馬字屬上
 句而復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乎一作卒
 涵懼不取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

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
 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或無
 而字為賜或作為爾賜爾之馬歲
 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
 字而無
又字皆
 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故
 字
 諸戎喪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
 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奴皆
 環公拜是下或
 無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
 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
 莊子盜跖大怒兩展
其足也或
 無復字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

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
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
陵出財賦拜太府卿今上指也由太府為左
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遷擢才
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
或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
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
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
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建中

四年十一月以晉為國子祭酒河東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
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公
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
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典元元年二月
李懷光及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
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
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
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
乎與敵上或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

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
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
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
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求上或無故字
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
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
有大過猶將檢焉如公則誰敢議罪下或有於字叙
其對李懷光議論筆勢極豪宕如老將用兵縱馳不可羈而自中於律語已懷
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

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
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
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
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
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信下或有之字明年
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
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貞元二十一年七月以尚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
下侍郎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平章事
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

二帝三王之遺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複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記或作年又月罷相改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

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不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倉卒代中書令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詔問日晏謝下或有選字問日晏二字或作移時十一二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督

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無或州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或無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

之岐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岐也逐之無岐遊字無度或作無幾或之傳士寧每岐獵數日左還或本非是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度下或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逾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

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矣
 逾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逾以
 入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及或作與以或作與及郭三軍緣道謹聲
 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
 佐死吳濬代之或無初字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
 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
 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
 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
 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

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
 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
 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
 惟恭每加厚焉懼下或有字云士寧懼其無以繼也故不復加厚焉今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皆懼士卒之圖已而復加厚之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故士卒驕不能禦加厚推之不字之誤明甚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庶下挾弓執劍以
 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
 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

元十二年七月也

故字丁或有三寧字非是明曰二字或作時非是○初

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

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

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

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

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

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委叔度叔度為人

能俗軍中惡之職事脩人俗化嘉未生白鵲集蒼鳥

來巢嘉瓜同蒂聯實

專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鳥舊本多作蒼鳥云家謠蒼鳥鴈也按瑞應圖則又有蒼鳥焉四方至者歸以告其

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

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

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

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

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

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

也命其子三日飲既飲而行於行之四日汴
 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無既飲二字知
 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公之薨也汴州
 兵亂殺長源叔度丘穎等公之薨也汴州
 人歌之曰濁液洋洋有關其郭闐道謹呼公
 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
 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
 集作其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
 非是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徧與
 入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

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
 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
 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
 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
 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
 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
 士有學行諸本溪作全澥解作全澥考世系
 全素出於賜名也或表董溪志溪解皆無全字蓋全道
 無為大理評事又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
 牒或無並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

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
穎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
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薦字

度也喜嘗為度作復黃坡記按公既已薦喜於盧度十八年陸修任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修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已矣○薦士書絕不作一乞隣語但以悲歌慷慨得之大奇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
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
年竟無知遇或無知字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
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于
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
不揜卷長歎主司或作有司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
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迺次輒
又廢一事或作難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
息絕下無字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

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歿不恨矣喜辭親
 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
 之知我也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比者分將委弃
 泥塗老歿艸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
 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
 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
 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晉其言歿不恨固室
 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
 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

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
 乃下或有為字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
 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
 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
 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歿不其然
 乎不其然乎或無復出四字不其或作其不
 者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
 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
 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

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三月不

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為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茅坤曰議論博大而氣亦昌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權

停者舉選一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

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

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

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

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

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

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分上或無萬字

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

舉選者皆齊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

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

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

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

舉選是使入失職而名災也公羊傳咸五年日大雲者何旱祭也何休注君親之南郊自責日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為人避太宗諱耳○本色折辨妙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宥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趨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

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閣之餘時賜名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於旱災公孫或字正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或作主化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先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公時為監祭御史皇甫湜

為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役而免田租之弊專受者惡之出為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或自疑上疏

上疏豈其由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
取云云皆歷言得罪之跡與混言無
異史以為言官
市出陽山誤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
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
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
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
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餓道塗
斃躋溝壑有者皆以輸納無者徒被追徵餓
或餓躋溝壑者皆以輸納無者徒被追徵
作餓躋溝壑此切又匹
豆切○躋僵尸也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

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
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
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
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加倍
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
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
府應今年稅錢及艸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
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
立腹或作復非是○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
府應貞元八年至二十一年兩稅及權酒錢

賢士所關之地哉乃充實其間者率以民間俊秀子弟為例於是援例而入者多純袴銅臭工商凡不識一丁之夫而太學生之名色遂不齒於士林邇來有司見太學生輒曰此貴人也一應重役雜差悉濫及之稍不如此命益以鞭笞而禮貌槩乎未及縱有抱奇之士一時困於太學生之名亦不能自見即其在太學者奏所謂坐監入律之事而聽選之後官不遇郡縣之寮屬縱有異能殊勲亦不得超等級而上之嗚呼謂太學而養賢也則太學生果可見辱於有司乎謂在太學者果賢士也則官僅可止於寮屬而已乎讀此文驚此每為心惻惻而深有感乎董子之言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

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護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公嘗誌殿中

監馬君繼祖墓卽北平莊武王之孫
贈太子少傅暢之子嘗言始余初冠
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
人稱弟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
軫其飢寒賜食與衣名一子使爲之
主焉今又爲彙之行狀彙卽北平之
長子也故其終亦日愈旣世通家詳
聞其世系事業今蓋有期日從少府
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
而圖其不朽焉公於馬氏可謂厚矣
據狀貞元
十九年作

君諱某字某

諱某或作諱彙

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

處晉爲趙氏

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

孫仲濟仲濟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爲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

晉亾而趙氏爲諸侯

夙九世孫浣自立爲諸侯是爲趙獻侯

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俱稱王其別

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

子孫由是以馬爲氏

趙下或無時字○浣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

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破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爲氏 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大尉岫

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在喬卿

生君才階末爲勸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

之衆

勸或作勸苦懷切○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一月舉兵自

稱幽州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

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

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君才

生珉為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

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

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

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

其長子也燧一子長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

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建

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

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申煮器帳

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

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嘉或作喜司徒公之薨也

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

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

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

五七或八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

州刺史布帛百匹上贈字君在家行孝友待

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
 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
 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
 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
 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
 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
陳國無子或作夫人榮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
 女有賢行待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
 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艸恒置左右

子男二人被前左衛倉曹參軍駁右清道率
 府曹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
 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
 墓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
 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

自投縣請罪勅復讎人固存藥典
 以其申冤請罪復讎人固存藥典
 發於天性志在狗節本無求生心
 不經特從減死安決杖一百配流循
 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
 云云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

史文增入然舊本皆無之○按梁悅
事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
於孝友張瑋傳其新史所書自太宗
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
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批殺人者成
國有常典而貸以死於一時之特
赦公此議欲令凡事發且其專下尚
書省集議酌定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唐順之曰以經術斷
復讎據禮經則義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奉一復讎據禮經則義
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必禮法二事皆王
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案令都省集議
聞奏者端上或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

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見於禮記記檀弓子

子受誅子復讎可也見於禮記夏問於孔

在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以反兵而鬪

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之而義又見諸子

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

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

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主之訓許復讎則人

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律無下或有

無而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

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將或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

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詆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有為官下或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

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申或
作由下二字今按此命有由字但下酌其宜
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
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字○茅坤曰依舊無下
如手處只命謹議

錢重物輕狀

此狀以舊紀破當在長慶元年作其意大率與於陵議合唐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一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今欲使天下兩稅推酒鹽利上供及省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
錢重物輕為弊頗甚帖或牒詳求適變可以便
人所貴緒貨通行卑間寬息容令百家隨所
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
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
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
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
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
以布出縣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縣絲百貨

去京百里悉出州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
 及河渭可漕入願以州粟租賦悉以聽之則
 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州粟下或無
 米字農或作
 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
 為器皿或無
 皿字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
 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處不
 殺禁錢不得出或下
 出字嶺或下
 嶺字買賣一以銀
 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或
 坐字處或
 嶺
 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或
 坐字三曰

更其文貴之使一當或
 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
 錢千其費亦千今鑄或
 一而得或
 五是費錢千而
 得錢或
 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
扶或作
 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
 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
 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
 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或
 五者
 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
 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

已慙醜手足失措醜他切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
訓文不足緣飾吏事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
儒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
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
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
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思澤益深猥
令天超今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

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
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
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
年固定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
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
垂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防於賢況今
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
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遺天下幸甚或有復出

為宰相賀雪表

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為相公知制誥代

作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閒雨雪頗少今年春
首宿麥未滋後漢安帝紀注麥以經冬而熟故稱宿麥陛下深念
黎艮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
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
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
入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
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觀

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

史館修撰而李吉甫以九年十一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
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
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
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一月晨昏進見必
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

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行其所
 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
 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原大或本去八年十
 一月臣在史職監脩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
 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
 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
 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
 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
 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

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
 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
 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
 塵玷謹隨表獻上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慙懼臣愈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
 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
 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
 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

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
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
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儻所論著尚未周
引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
謹錄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

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為政功郎中知制誥代為此表
○其言款款最善鋪張治化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竄
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
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
行不求利已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
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
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
及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參軍武陛下恕臣
元衡帥四川表為節度掌書記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

重自西川名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受恩
益大顧已益輕大或作厚益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
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
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五山之積陛下知其孤
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微誠或作盡誠量或
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
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
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
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宏報苦

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
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
領臺綱又毗邦憲元和九年度爲御史中丞十年聖
君所厚兇途所讎闕於防虞幾至蹙踣元和
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
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背裂中單又傷首
度墜溝中目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
玷塵班剝未知所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汚
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

傳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
 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
 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
 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
 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實麟鳳龜龍
 未盡游郊藪艸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
 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
 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
 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

可致理致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
 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狀一作表○按表言

年宰相裴度張弘靖章貫之也公元
 和十一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
 蔡州擒吳元濟以
 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元和十一年以李
 道古為鄂岳觀察

使時會平淮西
 賊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

止或作
 首方崧

卿云今玉堂宣底作進止下同
 即按之陸贄奏議亦可見也

伏以禎祥之

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
為蔡論語臧文仲居蔡注蔡周之守龜本出
蔡地因以為名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
守龜焉名曰蔡古
者謂龜為蔡耳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
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
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
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
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
衡親覩嘉端無任忭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或無冬官字○公嘗有
答殷侍御書上云蒙示新

注公羊春秋疑卽侑也狀薦堪御史
太常博士元和十一年冬作十一年
公送其副宗正少卿李季誠使回賜
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
因公之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
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三年六月十日勅停使郎官

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
或引宋說云前天德軍防禦判

所謂停使也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

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

從使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諸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條其姊壻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

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用以元和十年八月卒

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條

條或作條

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治

等意請臣與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止或作上見說見前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竝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劉文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日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義所謂諛墓中人所不得者歟

某官某乙 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然按之狀體前令當具官不當云臣某言也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治所與臣馬一匹弁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弁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休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荏稱其經營如已薦之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閣實位尚有闕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又為之銘極所稱道如此友誼安可更望於今人云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象袋樊宗師 校下或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

以備顧問紹述為文最怪僻其議論可知知恐平正二字無涉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竝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公所作為刑部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部舉韋顛為京兆尹舉馬摠為兵侍又舉張正甫皆

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正月或常作五月

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眾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

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二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本表後云：二月二十五日，自奉勅，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作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員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茅坤曰：不特碑文冠當世而表亦壯。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某月日

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勅勝字非示天下

為將來法式以或作已或陛下推勞臣下允

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推勞臣下或

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在，為愧為恐，經

涉旬月，不敢擡手中謝○涉旬或竊惟自古

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

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

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

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

之盤庚，周之丕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

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

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

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號或作纂經上或有正字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凶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或無屬人二字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實順惟或作以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麻作成朱子云作麻殊無理疑此本是森字誤傳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

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致也魏按其說森列固勝但麻列字亦通言其列如麻取多之義也亦何至外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名而使之無有不可官或作中至於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趨以就事待或作侍叢雜垂戾律呂失次待或作侍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歿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或有謹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

聞三月二十一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二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

古本云四月十一日涯度羣夷簡奉進止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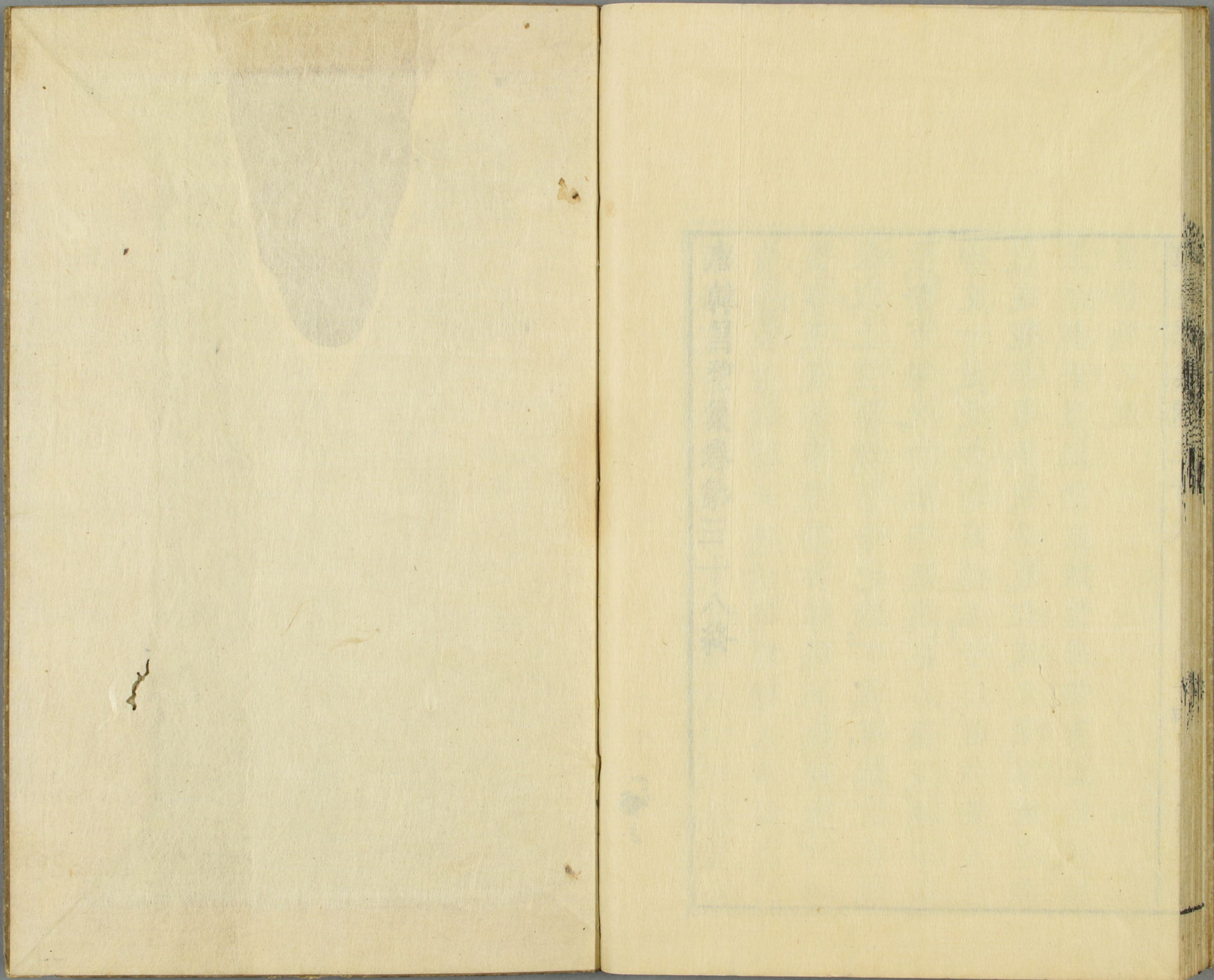
文宣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忭怵惕因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安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逢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思慮然之至
 正疑其間且
 以疑者辨其
 韓文一長於
 其對不疑大
 亦以土貴重
 謝事至公與
 昔公亦受其
 韓昌黎集卷三十一終



廣雅釋義卷之四十一 釋詁

